

历史学家茶座

téahouse for historians 4

总第4辑 [2006.2]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肖黎

苏双碧：毛泽东对吴晗《朱元璋传》评价的再思考

任士英：宫廷政治视野中的后妃群体

王晴佳：五四运动的朝鲜触媒

葛剑雄：当年“样板”

尹韵公：从记者到作家，友好人士：斯诺的角色变迁与中美关系

蒋海升：历尽劫难风骨在——赵俪生先生近况

李 乔：刺青：刻进肌肤的“水蒸气”

王 和：读史的愉悦与悲凉

山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学家茶座 总第4辑[2006.2]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吴晗的《朱元璋传》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毛泽东对这本书究竟是赞扬多呢还是批评多呢？为什么江青一看到《朱元璋传》就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呢？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

——苏双碧，《毛泽东对吴晗〈朱元璋传〉评价的再思考》

事实上，历史本身的跌宕起伏、轮回低转，是常有的事，但历史的著述者如果用民族进化的眼光回视以往，则常常会铺展出一条环环相扣、步步向上的光明大道，以致让我们忘记历史本身的无情和曲折。也许，重温五四和“三一”运动，会让我们对中国现代历史，产生一些不同的感受。

——王晴佳，《五四运动的朝鲜触媒》

封面设计：798 E-mail: cn798@126.com

ISBN 7-209-03998-8



9 787209 039987 >

定价：14.00 元

国内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24-5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 第4辑/王兆成主编.—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6
ISBN 7-209-03998-8
I. 历... II. 王...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7271 号

历史学家茶座

主 编 王兆成
出版人 金明善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Chief-Editor Wang Zhaocheng

Publisher Jin Mingshan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封面设计 南京七九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子邮件 lishixuejiachazuo@126.com

联系电话 0531-82098901

邮购电话 0531-82098028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厂址: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编: 276017)

开 本 16 开(172mm×232mm)

印 张 10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4 史学名著 |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让更多的人认识历史这面镜子

孟祥才

历史是一面镜子,哲人如是说,众人随着说。丢掉镜子,丧失记忆的民族是可悲的,他们前进的路肯定布满凶险,岁月蹉跎。

然而,在充斥荧屏的电视剧里,历史这面镜子却被口吐狂言、要让历史学家气得吐血的编导们变成了无数面哈哈镜,让众多的历史人物穿着古里怪气的衣服,说着前卫的话语,演出一幕幕随心所欲胡编乱造的悲喜剧。那违背历史常识的离奇情节,那满口错别字的对话,虽然没能让历史学家气得吐血,倒真真让他们笑掉了大牙!

面对荧屏上一系列的戏说、歪说、胡说、瞎说,严肃的历史学家愤然而起,与出版社联手推出了“正说”、“细说”系列与之抗衡。这些真实生动普及的历史读物一经面世,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看来,人们还是喜欢真实的历史镜子。哈哈镜偶尔照照,哈哈一番还可以。天天面对哈哈镜,神经就受不了。

真实的历史抒写着悲壮,昭示着豪迈,荡漾着诗情,充满着智慧。多照照这面镜子,一个人的心灵可以得到净化,思想境界可以变得崇高。多照照这面镜子,一个民族会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智慧,目光更加高远,更能规避曲折和苦难,前进的脚步更能快捷和踏实!

历史学家应该倾心普及的历史读物,因为这是送给普通百姓的一面面镜子。



目 录

卷首语 | FOREWORD

- 005 孟祥才 让更多的人认识历史这面镜子

史家有言 | PERSPECTIVES

- 009 苏双碧 毛泽东对吴晗《朱元璋传》评价的再思考
015 宋衍申 温公、荆公：人品、官品之异同
019 任士英 宫廷政治视野中的后妃群体
024 王子今 猫的驯宠史

学界 | ACADEMICAL CIRCLES

- 031 王晴佳 五四运动的朝鲜触媒
036 朱政惠 英国的清史研究资源
043 张伟然 湖南派头
050 黄留珠 搭桥——历史学与管理学的交叉渗透
054 邸永君 关于中国新史学之思考

往事 | THE PAST

- 059 葛剑雄 当年“样板”
071 董楚平 多情自古伤别离——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思想解放之一页

人物 | FIGURES

- 078 散 木 曾经有过的故事——兼说“假如丁玲和彭德怀结婚”
088 施宣圆 徐光启与西方科学

095 马宝珠 “乱世商雄”胡雪岩

一家之言 | DISTINCTIVE OPINION

101 陈梧桐 《万历十五年》质疑

解读 | INTERPRETATION

106 尹韵公 从记者到作家、友好人士：斯诺的角色变迁与中美关系

书札 | LETTERS

115 史念海 我与《中国疆域沿革史》

名家 | CELEBRITIES

119 张克非 春蚕到死丝未尽——忆李天祐教授

123 闻性真 深深地惋惜——纪念姜纬堂先生

访谈 | INTERVIEWS

128 蒋海升 历尽劫波风骨在——赵俪生先生近况

闲情偶记 | LEISURE ESSAY

136 商 传 “文革”中史林轶事二则

札记 | ESSAYS

139 李 乔 刺青：刻进肌肤的“水浒气”

146 王 和 读史的愉悦与悲凉

151 王曾瑜 谈谈科学精神——读《海客述奇》有感

156 仲伟民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通——赫德和他的《中国问题论集》

毛泽东对吴晗《朱元璋传》评价的

再思考 苏双碧*

前些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四大传记》,包括:梁启超著的《李鸿章传》、林语堂著的《苏东坡传》、朱东润著的《张居正大传》、吴晗著的《朱元璋传》四种,作者与传主名气都很大。四个传主都是对中国政治、文化、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四种传记也被学术界和读者所称颂。《朱元璋传》由于被毛泽东亲自关注过,而作者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因此此书更多地被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关注。毛泽东对吴晗多次表示过友好和关心,但吴晗还是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共”、“反革命”。因而吴晗成了“文革”开刀祭旗的人物,在国内外暴得大名。吴晗的《朱元璋传》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毛泽东对这本书究竟是赞扬多呢还是批评多呢?为什么江青一看到《朱元璋传》就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呢?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

一、吴晗写《朱元璋传》

吴晗为什么写《朱元璋传》?这除了他是研究明史的专家,完全有理由写《朱元璋传》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偶然的因素。1944年的中国,通货膨胀,工资贬值,吴晗的日常生活非常困难。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发泄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吴晗应重庆在创出版社之约,写成《由僧钵到皇权》一书,交在创出版社出

* 苏双碧,《求是》杂志社编审。

版。随后,潘公展、印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又决定收入此稿,书名叫《明太祖》。吴晗以为一书两用不好,就让夫人袁震写成《明太祖》一书,交胜利出版社,并嘱以袁震署名出版。结果出版社以已登出广告为名,仍用原书稿原作者署名出版。《由僧钵到皇权》写作时时局动荡,生活不安定,可供参考的史料有限,科学分析也很不够。书出版后,吴晗总感到心有负疚。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个人感情上对前两本书实在太坏,简直是痛恨。”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重新写一本《朱元璋传》。吴晗正是在这种心态和历史背景下开始写《朱元璋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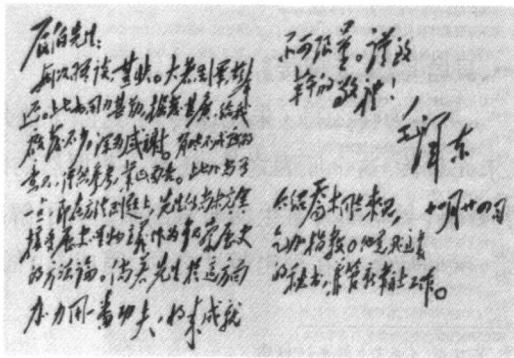
1946年,吴晗从昆明回到北平之后,就着手写作《朱元璋传》,并说他写《朱元璋传》是为了“和作废的初稿《明太祖》、《由僧钵到皇权》有所区别”。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吴晗写《朱元璋传》仍然是有新的动机的:其一,作为严肃的明史专家,他对原来两书中的史料错漏、见解浅薄自是不能容忍,以新的《朱元璋传》来否定旧著是最好的选择;二是当时内战如火如荼,作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深恶痛绝,想借写朱元璋骂骂蒋介石。所以,即使后来写成的《朱元璋传》,对朱元璋的评价也难说都很客观。

二、毛泽东关注《朱元璋传》

1948年,吴晗到达石家庄解放区,曾把《朱元璋传》稿本呈送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处在得天下的前夕,广招天下名士。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又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吴晗的到来,自然使毛泽东感到高兴。他礼贤下士,在百忙中认真读了《朱元璋传》稿本。并亲自两次约吴晗晤谈,最后还就对此书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交给吴晗以示郑重其事。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



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世人在谈到毛泽东对吴晗《朱元璋传》的评价时,多从这封信中的“用力甚勤,掘发甚广”引申为毛泽东对吴晗《朱元璋传》“做了很高的评价”。其实,“用力甚勤,掘发甚广”主要指写作功力,而且经常是一种客套话。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以及写这封信的主要用意,当是批评其“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我们不妨就这个问题做些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吴晗再一次将重新修改的书稿呈送毛泽东。他阅后又提了意见。前两次晤谈加上这一次,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三条:其一,吴晗认为西系红巾军首领彭莹玉功成不居,革命成功之后“回到人民中间去了”。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彭莹玉这样坚强的领导者,不应有回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其二,毛泽东认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其三,是针对1954年修改本提的,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高点。这三条,第一条主要是史料问题;第二条是个纲,是最根本的一条意见;第三条实际上是第二条意见的引申和延续。

平心而论,一本普通的历史传记,引起毛泽东如此关注,并不多见。吴晗十分重视毛泽东对《朱元璋传》提出的意见,但他可能并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意见的实质,更多的是注意一些涉及到的具体的历史问题。例如,为弄清有关彭和尚的归宿问题,吴晗“发愤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吴晗并由此引申出自己犯了“超阶级观点”的错误,以此向毛泽东的这条意见做个交代。实际上,彭莹玉的归宿问题,不过是史料问题,史料搞清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至于毛泽东所指“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虽

未指出具体实例,但考其前后,当是指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也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作为这场革命的领袖,关注史家对朱元璋的历史评价,自在情理之中。毛泽东在石家庄看到的《朱元璋传》对朱元璋是基本肯定的。但吴晗在评价朱元璋时,还有以朱元璋影射和批评蒋介石的一面。把朱元璋搞文字狱、搞特务网、诛杀功臣的做法,写得淋漓尽致,指出朱元璋的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独裁和专制统治。他甚至在1949年版本的《朱元璋传》的章目中,把原来版本中的“流浪青年”改为“小流氓”。可知他是蓄意要把朱元璋塑造成一个从“流氓”到专制独裁的“暴君”形象。毛泽东对吴晗如此评价朱元璋是不以为然的,他把吴晗对朱元璋不实事求是的评价,归结在吴晗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如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一样,对40年代写历史作为影射、批评蒋介石的做法做出自我批评,认为是不科学的。但是,吴晗更多的是就事论事,在修改1954年的版本时,把“小流氓”又改回“流浪青年”,没有从总体上思考毛泽东对《朱元璋传》意见的实质。他相信“论从史出”,根据史料对朱元璋做出评价。就这一点而言,1954年稿本和1949年稿本对朱元璋的评价除了含沙射影骂几句蒋介石之处改过来之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毛泽东看了1954年稿本之后直截了当地提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晗在修改最后一稿时当然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更多的是在史料的引证、检校方面下了工夫,并从史料中引出对朱元璋评价的观点。尽管如此,吴晗还是没有达到毛泽东提出的“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这个高度来评价朱元璋。

当然,吴晗也想对朱元璋的评价尽量客观点、明确点。他特地在1965年版的最后加了一段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充分肯定了朱元璋在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的战乱局面,以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所做的贡献。但对朱元璋的不足和过错也归纳了这样四条:一、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功著勋劳的大将和文人,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

二、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两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限制了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三、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四、他自己虽不相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一些荒诞的神迹,欺骗和毒害人民。吴晗对朱元璋的这些贬评,出版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些人读了上面这些评价,当会做何感想?联系到1949年和1954年毛泽东对《朱元璋传》的意见,就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朱元璋传》主要是褒还是贬。

三、江青缘何要批《朱元璋传》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时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这段话说了这么两个意思:一是江青企图封锁《朱元璋传》,不让主席看到此书;二是江青已经明白无误地认为《朱元璋传》有问题,要批评。这段讲话所指时间,当是在1965年年初,即新版《朱元璋传》刚出版时,也正是发动“文革”的准备阶段。那么,江青为什么对《朱元璋传》那么嫉恨,对吴晗那么嫉恨呢?这是有其原因的:其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约吴晗晤谈。有一次在谈及边界问题时,吴晗说:在封建王朝有不同的朝贡关系,有的地方交租不便,不纳粮,不当差,有的不朝贡。江青在一旁插话,她讲得不对。吴晗向她解释,她不听,吴晗和她顶撞起来。这个顶撞导致晤谈中断,不欢而散。其二,又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畅谈明史,江青不知趣地从中插话,吴晗纠正了她的说法,江青听了不高兴。吴晗又一次顶撞了江青。其三,还有一件事是江青不好开口说出而又怀恨在心的,就是《朱元璋传》中写到朱元璋“不许后妃参与政事”,“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得与外边通讯,违者斩”。这些怵目惊心的字眼,对于怀有野心,到处伸手干预朝政,甚至想抢班夺权的江青来说,当然是会十分犯忌的。大约也正因为如此,她不想让毛泽东看到《朱元璋传》。

上述几件事构成了江青讨伐吴晗的原因，她一旦有了尚方宝剑，第一个讨伐的目标必定是吴晗。1962年，吴晗《海瑞罢官》公演后不久，“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江青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提出要批《海瑞罢官》，认为《海瑞罢官》“有很大问题”。只是当时江青只有个“特殊身份”，还没有真正拿到尚方宝剑，几位部长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件事江青一直耿耿于怀。

作为一个学者，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不论持何种观点，都属于学术观点。《朱元璋传》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它却总使人有隐约的政治色彩之感，因为它承受了当代大政治家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和指点。它之所以有这些光环，原因在于吴晗自己。如果他不主动连续三次呈送《朱元璋传》稿本给毛泽东，毛泽东也未必那样热心去读《朱元璋传》。学者写书主动招引政治人物关注，必定会兼带风险。吴晗自请毛泽东关注《朱元璋传》所招致的后果，当可为后人借鉴。

温公、荆公：人品、官品之异同 宋衍申*

温公(司马光)、荆公(王安石)是北宋王朝的两位名臣,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风云人物。在北宋中期,因为如何解决“积贫”、“积弱”的社会问题,他们发生过严重的路线上和政策上的分歧,而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其间的是是非非,引起当时和后世众多的见仁见智的评论,甚至直到今天,还莫衷一是,各有轩輊。

熟识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两位并非从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们从青年到中年,长时间是相互敬重的朋友和同僚,在人品和官品上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点,甚至连缺点、错误的根源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温公、荆公几乎同龄,前者生于公元1019年(真宗天禧三年),后者生于公元1021年(真宗天禧五年),相差两岁。两人去世同在公元1086年(哲宗元祐元年),只是温公在秋季,荆公在春季。温公20岁中进士甲科,荆公22岁中进士甲科,都是一举中的。两人在幼年时都是用功读书之人。温公发蒙时,记诵能力不如人,他就放弃玩耍,躲到幔帐后面苦记苦诵,直到记诵得滚瓜烂熟超过所有同学才罢休。荆公幼年也是“好读书,能强记”。二人记诵能力,终生受用。他俩读书的习惯,养成于少年,贯穿其一生。当官以后,工作再忙也不废读书。温公为了抓紧时间读书写书,特制一“警枕”,又光又硬,稍一醒来,头便滑下来,他就立即起床读书。苏洵看到的荆公是“蓬首垢面而谈诗书”,为了多读书,王安石有时连

* 宋衍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脚踏实地司马光(1019~1086)

正常的梳洗都来不及打理了。

两个人都擅长作文，其文风则不同。温公“文辞淳深，有西汉风”，字斟句酌，写得实实在在，是学者型的。荆公“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见者皆服其妙”，是才子型的。

两个人的书法，皆独步一时。温公书法，规规矩矩，受魏碑影响。荆公书法，有如横空疾雨，似匆忙作成，承晋宋放逸之风。

两个人中进士后，都当了十余年地方官。温公大部分时间在北方做州、县一级的官（只有短暂时间在苏州做通判），荆公则一直在江浙做州、县一级的官。在北宋那种社会生活里，由于南北方经济发展与民俗民情差异较大，这对形成两人不同政见，关系很大。

两个人的生活作风，皆严肃正派，不为女色所乱。温公在太原当通判时，已是人到中年，其妻张氏不生育，便买了一个俊姑娘，想给温公做妾，却遭到温公的拒绝。荆公进京当官，其妻吴氏为他买一妾，当荆公得知该妾是因为其丈夫押运粮船时粮食翻进水中，赔偿不起而被卖到荆公家的。荆公令下属找来该妾的丈夫，给了他足够赔偿损失的一笔钱，让他领着妻子回家过日子了。

两个人都廉洁，不追逐金钱。温公在太原做通判时，公家每月有固定数额的招待费，如果用不完，节约归己。温公节俭待客，月月有剩余，却不取一文，全部归公。英宗继位后，遍赐大臣金钱、宝物，温公所得的一份，大部分交到谏院充公（其时，温公是知谏院），小部分给舅舅补助生活。此后，他曾多次上奏，反对皇帝对众臣这类赏赐。荆公的官位越来越高，赏赐自然也是越来越多，他却心里没“数”。有一次，他把赏赐全部捐献给寺庙了。

两个人为官，皆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大约在1060年至1061年间，温公、荆公先后由地方官升任朝官，做了从六品的修起居注。此一官职，负责记录皇帝